

# “理所当然”与“生活疑问”与“日常”

IWAMOTO Michiya

岩本 通弥

东京大学

(宗晓莲 译)

## 不断平准化 (equalization) 的东亚都市景观

首先,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主办者,笔者想就举办本次研讨会的目的与全体构成作一简要概述。

本次研讨会就日本·中国·韩国三国间共同存在的问题,确立了同一的研究对象,并根据对象设定了研究课题,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将研究对象锁定为高层集体住宅的生活方式,是为了质疑我们自己所认为的“理所当然”,其次,将本次研究的主题定位为高层集体住宅的“生活世界”,也是尝试对包括民俗学的方法的再思考。

虽然说起来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不过笔者本人是在东京的老城区三代以前传下来的宅地上建了独立小楼居住生活着的。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按照居住形态(建筑方法)来区分的住民构成,在东京住宅楼生活的户数达到了七成(图1),而笔者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东京成了少数派。<sup>1</sup>更进一步地,正如下页的照片1和照片2所显示的,比如说笔者家附近也是,这十年间,十四、五层的高层住宅楼鳞次栉比地建起来,城市的景观发生了更大的变化。高层住宅楼将四家独立住宅(为了满足住宅防火规定的要求,店铺兼住宅的两层楼改建成了三层楼)的一周都围起来,完全改变了十多年前的街道面貌。直到1990年后半期木造水泥砂浆建的两层独立住宅在东京老城区也还是成排成排的,如今不仅面临主要道路的,就连由小商店改建为住宅的后巷的独立住宅也基本上消失了。

政府在2014年7月29日发表的每五年的统计资料《平成25年住宅·土地统计调查(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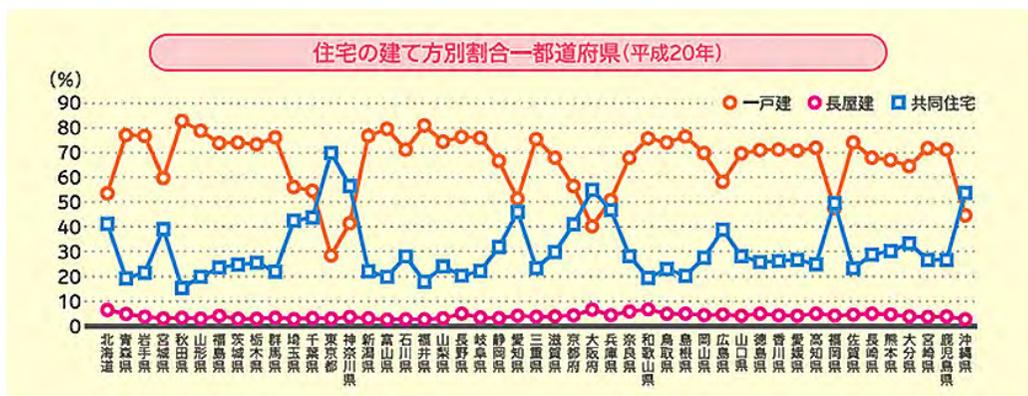


图1 按照都道府县区分的住宅建筑形式的比率

[http://www.stat.go.jp/jyutaku\\_2013/about/ja/what/current-state.htm](http://www.stat.go.jp/jyutaku_2013/about/ja/what/current-state.htm)



照片1 江东区北砂3丁目



照片2 ARIO北砂店

结果快报》也显示，就日本住宅的建筑方式来说，独立住宅（与五年前相比增加了115万户，增加比率为4.4%）占全国建筑物比率的54.9%（平成20年度为55.4%），集体住宅增加了141万户（增比为6.8%），占全国建筑物比率的42.4%，快报指出，高层住宅的快速增加是一个重要倾向。<sup>2</sup>

笔者本人亲身感觉这一景观的激变是自家斜对面，2010年6月超大型超市（+大型购物中心）ARIO（ARIO北砂店）开店之时。<sup>3</sup>从将ARIO与健身俱乐部连结起来的天桥眺望笔者自己的家时，好像是穿越了时光隧道，过去在什么地方看过的既视感袭面而来。是过去自己曾经生活居住过的筑波研究学园都市或者是町田市？或者是曾经参观过的多摩新城的什么地方的景象，左思右想也还是想不出完全一致的地方。最后，巨大超市的宽广“氛围”所带来的感觉上的记忆 [Lehmann 2010]，与笔者1993年访问韩国首尔市东北部边缘的上溪洞附近的高层住宅林立的再开发地区的印象重叠了。

与韩国人一家一起开车去大采购，去到了一家巨大超市，不知为何在脑海中浮现出“近未来”一词的同时，当时的感觉一起被唤醒。虽然近未来一词可能不太确切。这一词语的感觉是少年时代观看“铁臂阿童木”时不断出现的感觉，是一种无国籍、无感性的什么地方的情景。从ARIO的天桥上看到的景象，与到目前为止经验过的都市化或现代化(modernization)都有着质的不同。全球规模进行的强大的构造变化之下，个人与此对峙的压迫感与颤栗，与其同时，故乡一下子完全丧失的寂寥，骤然沉浸在这样的感觉之下 [Lehmann 2010]。在经过了四年多的今天，虽然当初的抵抗感消失了，慢慢地成了“理所当然”的景观了，但要说与其融洽，则还是做不到。<sup>4</sup>

## 全球化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海湾地带（同样是东京都江东区）林立的高层住宅楼群景观，对笔者来说，与首尔、上海的无法区分，无国籍的都市景观的印象很强。然而，并不仅仅是景观。今天我们的生活也一样，方方面面都被卷入全球规模展开的划一化的动力(dynamism)漩涡中。科学技术的飞跃式进步、经济的全球化和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例如依据全球同样的通信规约(protocol)而连结起来的互联网所制造出来的网络同一化，超越了地域、国境，造成了（人们的生活世界）极为类似化

的变化。结果是，随着某种平准化（equalization）<sup>5</sup> 的不断推进，同样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人类的行动，今天的日本人、韩国人，甚至包括超越了不同的政治体制的中国人之间都已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差别。科学技术的发展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稍末节，电子信息的网络覆盖了全球，90年代后半期以后人、物以及信息的大量且迅速的移动变为可能，特别是本世纪后加速发展了的全球化等等一系列的连续影响，今天的我们就是生活、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毋庸置疑，我们首先有必要直视这一点。

一直以来笔者关心的是日本和韩国间家族·亲属现象的差异。<sup>6</sup> 有关日韩的家族·亲属的相关情况，与笔者第一次采访韩国的80年代末期相比，不管是制度还是社会体系等等，毫无疑问都极为相似了。笔者依据人类学式的亲族理论进行了多年的比较研究，不过，曾被笔者视为研究模范的人类学者清水昭俊于1998年作了以下的论述：

“非西欧的、过去是西欧诸国的殖民地地区发生的变化，与西欧社会内部进行的变化，在构造上存在连续性。因为这些都是西欧起源的政治、社会、文化体系在全球扩大化运动的一环”，进一步地，他还指出“这一状况在社会科学中也有反映”。“以近代西欧为对象”的社会学，“在西欧的近代理论的装备下，研究分析的非西欧社会的很多亲族现象，应该是比以前更容易理解了”，预见社会学领域的扩张（清水1998:36-37）。

以少子高龄化（超高龄社会）为首，家庭的Atom化（亲族纽带关系的弱化和个人化、独居老人家庭的增加、市场经济对家庭领域的介入等），女性走入社会，性别分工的变化（男女共同参与）等等，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在日本和韩国出现了相似的现象、场景。同时两国的社会学·社会福利学的研究也都不仅有量的增加，在质上也走向精密化。这些研究都毫无瑕疵，不过总令人觉得缺一点什么的是，这些研究也是说不出来是什么具体地方的、没有国籍的，如果将地名和国名改换一下可以互通互换、有着很强的一般化理论的倾向。<sup>7</sup> 有学者指出，在韩国也存在着民俗学比社会学更为关注、聚焦地域的多样性及长期以来的变化过程问题（千2007），相比较于寻找一般的法则，民俗学更倾向于在具体的、个别的语境中，发掘其中的深意。民俗学关注那些一眼看上去没有重大意义的、普通人的日常实践，分析极为寻常的物、事、行为及他们间的互动，对其构成单位进行观察、记录和叙述。特别是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极为发达了的美国民俗学，在民族志式的记录和叙述方面确实有了很大进步，并由此具有了新的特征（小长谷·平山2012）。提倡日常研究的德国民俗学也有着同样的倾向，东亚的民俗学虽然现在也存在着偏离现实的倾向，不过关注“理所当然”的态度至少一直存在。

确实，全球化的狂波巨澜极大地规约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理想状态。然而，另一方面，一直拘泥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的民俗学者，在积累了日常生活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也可以将研究对象从解决身边的问题推及到诸如环境污染、贫困、贫富差距等全球规模的问题。另外在全球化规模进行的物力论（dynamism），不断带来了划一的、平板化的景观、生活，然而，这只是适当地运用了“差异化管理”的结果（ムニョス2013），长年积累的历史经验，经济、政治体制的不同等可以如何地更好利用，全球化又是可以如何地被驯养，对这一成为日常化的过程以及个别的、具体的普通人的vernacular（日常相互理解）的行为实践（Baumann 2008），我们民俗学者有着超越国家之间差别的关心。

## 生活·平民·日常

民俗学是什么？柳田国男在《民间传承论》（1934）中是这样定义的：“将物事本身作为现象，如实地凝视它，分析揭示被认为是‘懂了的’、‘理所当然的’的内在真理”（柳田 1990：328）。着眼身边极为日常的、普通的事象，同时并不将其视为不言自明的，持有“生活疑问”（柳田 1970:401 等），这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为目标的民俗学的学科起点。此时，正如生活外形 / 生活解说 / 生活意识这样的三部分所显示的，其中的关键词是“生活”。与此同一时代的韩国和中国的民俗学也是以平民、普通人<sup>8</sup>为对象，如实地把握现实生活，并对其进行改良被认为是民俗学的目的。

周作人所主导提倡的民俗学的基本思想，周星进行了再反思，再确认了“普通百姓到底是如何生活的”是民俗学的出发点。<sup>9</sup>为了避免重复，<sup>10</sup>韩国的学者李相贤对现代德国民俗学中核心概念的“日常（Alltag）”进行概述。李相贤曾经在燃起民俗学改革烽火的德国蒂宾根大学长期留学，亲眼目睹了此概念的发展过程，李将详细论述首次以“日常研究”为研究目的的 Utz Jeggle 对 Kiebingen 村（德国西南部的一个村落，译者注）的研究，而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等人的研究被定位为相关研究的先驱。在日本，河野真摘译了鲍辛格等人的著作“新的移民区（鲍辛格等人 1991-1993）”。鲍辛格等人研究的对象不是高层集体住宅的居民，而是只有移民构成的地域如何组织协会（Verein；协会）、团体，并进一步社区化问题，另外，新环境中生活的人们的人生态度、日常生活与周边旧有的社区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是如何不同等等，这些研究在 70 年代开始明确化，成为日常研究的先行研究。

另外，如果在笔者的理解范围内对“日常”进行整理，正如在“日常”之后加上“化”，就是“成为理所当然”之意那样，这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转移，主要是从外部吸收的新文化要素在某一生活世界中成为“理所当然”的变化路径的概念。只能拥有规定的规则的普通人的生活实践，利用这样既存的规则，想方设法地创造新环境，发挥被动的能动性。鲍辛格所说的“科学技术世界”指的是科学技术作为生活用品一般化了的“生活世界”，汽车、电话、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等等，成为理所当然的生活环境，刚开始时，由于这些新事物的异质性，曾经总觉得不对劲，有拒绝感的对象，不知不觉之中成为了不言自明的存在、甚至进一步成为人们的行动规范（レーマン 2005:156-157, Gerndt 1997, Kaschuba 1989:181），“日常”化正是为了解这一形成路径的概念框架。通过对近在身边的各种不言自明的日常生活提出质疑、异化，从而开始将自己的世界客体化，成为可能的凝视对象。

## 高层集体住宅这一研究对象的设定

本次研讨会之所以将研究对象设定为高层集体住宅，是因为东亚民俗学中至今也有很强的将“连续性”概念暂放一边的倾向。作为由建筑设计者规格化的空间，只是用单纯地从地方继承下来的所谓文化传统这样的说明无法解释，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复杂的背景（context）的基础上，认真地凝视、分析这一现实。脱离了以农业为主干的产业构造，集中到大都市的都市劳动者家族的住所为定位而设定的居住空间中，人们如何适应“状况”而 vernacular 地创造文化，并试图

考察在相近的“状况”下，审视来自“文化”的约束性<sup>11</sup>问题。

在全球化带来的平准化趋势中，如果中、日、韩三国被认为有什么差异，则有必要将其视为更复杂的历史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产物，而不仅仅是分析现在的人们生活受到限制的状况。打算叙述“普通的世间的事实”的柳田的《明治大正世相编》，被认为是对作为近代(modernization)新世相而收编整理出的生活体系的变迁史，也就是说文化史的尝试，而其不得不舍弃的“对完全了解的事，进行细致的论述”<sup>12</sup>的记述手法(柳田 1993: 6)，使得从后世的人的角度来看，该书对现状分析的欠缺非常值得可惜。当时曾经是非常清楚的自明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不明确。

从与此相反的角度进行考察的是考现学(Modernologio)的今和次郎。作为民居调查的先驱者、早稻田大学建筑学科教授的今和次郎，于1925年的初夏进行了首次考现学调查“东京银座街风俗记录”，“在民家投宿的学生所带物品的调查”(1925)和“新家庭的物品调查”(1926)等，从屋内放置的一切家具什物到身上的穿戴品，对所有的物品都进行了素描并作了文字观察记录。“从一般常识来看没有一点价值的东西都很认真地进行描述记录”、“不管是多么偶然地看见的东西也都毫不遗漏地全部描述记录”(今 1987: 225)，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今天来说这些都成为贵重的资料。讨论中重信幸彦对柳田的世相史、大月敏雄对今和次郎的调查法和继承了他的思想方法的西山卯三的居住方法调查和吉武泰水的被使用方法调查等作了介绍。

然而，这一非常费时费力的调查方法的重要性虽然一直受到认可，实施起来却非常之难。学术智库(think tank)的CDI(Communication Design Institute)与商品科学研究所从1975年起大约每10年一次，至今已进行了3次日本家庭所有财产物品的大规模调查，称为“生活财生态学”(商品科学研究所+CDI 1980)。CDI的调查至1992年停止了，然而2002年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办了在韩国的高层住宅生活的一家人的几乎完全物品的展示“2002年首尔样式(Seoul Style)——李先生一家的真实生活”。<sup>13</sup>韩国方面由于共同组织了此次展览，此后由首尔的国立民俗学博物馆对此进行了组织化地继续、发展，称为“살림살이”调查，以此积累资料数据一事值得一提。

一开始时，将丁秀珍的发表中提到的살림살이翻译为生活财生态学，然而，标准日语中没有确切的直接对应的表达。“살림살이”在包含了生活财或家具什物这样的物质文化的同时，还存在着“살림살이得好/不好”的用法，该词还包括了家庭经济状况的生计及安排组织一家的生活等意思(日本佐渡的シンシヨザカシ等方言有着与此相近的意思)，是包含了家庭内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的词语。살림살이는被外在化、被表现出来的东西，然而此概念包括了所有的日常生活及生活财，可以说是实际存在的“生活世界”自身。

## 살림살이与生活世界

为了理解很难把握的살림살이，也就是生活世界，将所有外在的生活财进行记录，采用了生活财生态学的手法，2005年在韩国忠清南道，今天的世宗市的农村进行了调查以后，从2006年度起，在“地域民俗文化之年”课题下，每年对3个地方进行살림살이调查，现在有19个地方的调查报告在国立民俗博物馆的主页上保管、公开。

很遗憾的是在他们的网页上只能点击查看韩国语版的这一资料，不过据说至2020年，预计

可以积累 41 个地方的 41 个家庭的살림살이调查资料。农村、渔村的살림살이很多,不过,自 2007 年开始,作为都市民俗志,大都市的调查也积极地被组织加入,高层集体住宅如果包括大阪民博李先生一家的事例,已经可以得到 3 个详细的事例。例如蔚山的集体住宅事例可以通过下面的网页阅览:

<http://efw.nfm.go.kr/service/book/salim/110/>

大阪民博调查的主持者佐藤浩司用“从社会的意向到个人的真实”这样的表现,指出 CDI 进行的生活财生态学的目标是从很多的样本调查中,<sup>14</sup> 反映出不同阶层、地域的日本社会的总体表象,而与此相对的,在世界已经从产业社会转化为信息社会的今天,“2002 首尔生活样式”展,彻头彻尾是对作为个人、个性存在的人的描述(佐藤 2004a:104-105)。<sup>15</sup>

寻求代表性、典型性是毫无意义的。在都市规划和建筑家们设计构想的大框架所规定、给予的空间中,普通的人们是如何在现有的范围进行布置安排,并表演自己的生活的,“明确地展示出构成一个‘文化’的各种各样的操作、组合方法”(ド・セルトー 1987:12,着重号来自原文),由此,以“消费者”这一间接迂回的名义,将被隐藏了的被支配的位置和场所转换为“异在乡”(heterotopia)(フーコー 2013:36,48)。<sup>16</sup>

理所当然由于其过于无需多言、过于不言而自明,因此平常很难对此提出疑问。正如 2011 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后,不时有人说,失去以后才知道“这是没有替代品的”。对周边的邻国间类似的日常、日常生活进行重合对照,应该可以成为对那些自己所谓的理所当然的世界(world-taken-for-granted)以“异化”的眼光进行重新审视的契机。除了将注意到的“生活疑问”一个记录,不断积累以外,笔者没有其他好主意。不过,生活财生态学或살림살이调查,佐藤的调查也用了 40 天,살림살이调查则由两位调查员加上摄影家花费 11 个月的时间,需要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sup>17</sup> 在日本和中国也采用一样的手法进行调查是很困难的,但是,以在中国出现的从民间文学成长起来的口承研究(Orality)中独自倡导发展起来的生活世界研究为首,日本也有着世相史研究和生活改善运动研究的积累(田中编 2011)等等,在方法方面,东亚的民俗学也可以对各自的特点进行探讨、组合、分工协作,由此磨练出新的战略战术。研讨会的讨论中,由来自在叙述(Narrative)·故事研究中已经有很多研究积累的中国的高丙中和户晓辉两人作一评述和展望。

特别是户氏主张严格区别生活世界与日常世界,将生活世界限定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意义上的概念。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韩国的살림살이调查是停留在日常生活的物质(material)研究范围内的,然而,正如丁氏指出的,理想状态是达到现象学的实存理解。物质并不仅仅是民俗学理解世界时显示在外部的线索,而必须在其功能及与生活史的关联中进行观察、把握(Gerndt 1997:129)。对满载了回忆的纪念品等的物品故事(桥本 2005),以及对这些物品的陈列摆置方式这样极具个性的(vernacular)造型性的创意等等,极大地扩展了民俗学的研究手法及研究积累的活用状况。

## 从比较对照中可以看到

作为研讨会的主要课题,东京·首尔·北京的高层集体住宅的展开与生活,排在最后,分别由篠原聪子、南根祐、王杰文作发表。从不同的视点出发,得出的论点也必然是多方面的。不过受到笔者的视角的影响,如果将若干的生活疑问进行记载,其中一个应该是接客空间与个室的应有模样。

篠原的报告指出,日本的集体住宅的共同出入口处,自动门的导入前后共用空间发生了很大



照片3 供养中的灵堂



照片4 用照片装饰的灵堂

的变化。过去每家都有走廊，婚礼或葬礼时开放起居室、佛堂，曾经是“面向他人的家”（篠原 2008：17），变为“特别是集体住宅的各个住户这一密室空间，属于极为个人的领域，不再拥有与外在的连接点”（同：66）。更进一步地，随着自动门的导入，住户内曾经有的和式房间的接客功能转移到集体住宅的“客房”这一共用部分。集体住宅的钢门锁使得集体住宅成为可以自由外出的安全住宅形态，成为促进女性走入社会的一个要素，这一点在韩国也曾被指出（전 2014：297），在韩国、中国，打开钢门，



照片5 围绕着死者的家族合影

首先是被称为起居室或客厅的宽敞大厅，大家庭也可以聚会的开放、好好整理的空间现在也保持着。在韩国，在客厅的周围有多个单间，<sup>18</sup>之所以今天在祭祀（日本称为法事）等时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接待客人的功能，是因为不象日本那样客厅中充满了各种物品，即使有沙发，也还保持着可以席地而坐的炕。这与自引入用椅子的饭桌后，榻榻米也减少了，从席地而坐改为坐椅子，日常的举止行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日本明显不同。

在살림살이资料库，看装点韩国的室内空间的家族合影，可以看出不摆放逝去家人的遗照的倾向。平常被收拾整理到仓库或厨子里的遗照，只是在祭祀的时候才拿出来挂起来。有着人死后，死者的寝具<sup>19</sup>也一起扔掉的习惯。另外，有可能受到所谓“玩物丧志”<sup>20</sup>（指过于沉迷于某些自己所喜好的事物，从而丧失了积极进取的志气）意识的影响，现在的韩国人的家中，装饰了从结婚式照片开始的多种多样的家庭照，然而排除了死者的照片，在日本人的笔者看来，这只是“活着的人的空间”。从90年代末开始，在韩国火葬化不断推进，存放骨灰的灵堂不断增加，正如照片3、4、5所显示的，随着时代的推移，围绕着死者的家族合影逐渐变为只是装饰在这里，可以看出死者与生者的空间越来越分离。韩国也是到“七七”（四十九天）为止，在家中客厅的一角置放逝者的遗照，并供奉饭菜，然而七七之后，遗像会被收拾起来。笔者也有几次听说过由于恋恋不舍而就原样地摆放遗像，而被到访的亲戚、友人严厉谴责的故事。

另一方面，日本的独居老人等家庭的客厅中放置配偶者遗像的现象，可以看出比率比以前更为增大了。仿佛是祭坛一样装饰着遗像，还经常与逝者进行对话。另外，现在被称为“身边供养”或“自宅供养”的，或是在自己的家中保留遗骨或骨灰，或是将遗像作为挂饰挂在项链的下面，将安慰死者灵魂的场所安置在自己身边的现象也在增加。在放入寺院或墓地前的四十九天内将火葬的骨灰暂时放置在家中的习惯在以土葬为主的时代是不存在的，是在东京这一近代都市生活的社会情况下形成的。生者与死者的区分境界变得越来越不清楚。森谦二指出，2004年、2005年左右开始，家人的尸体不埋葬，就那样放置在家中的遗体放置事件开始多发了（森 2014：44）。埋葬这一共有意识（consensus）崩溃的背景有诸如，“没有钱，无法举行葬礼”，考虑到给儿子和亲戚“添麻烦，所以没有联系”等等说法，自己断绝与近邻友人的接触，作为自我放逐者（self neglecter）<sup>21</sup>过日子，体力上自己的身边之事也收拾打理不了，成为垃圾屋的杂乱的“日常”，与其“生活意识”<sup>22</sup>有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即使是一些细微之处的比较对照，将有关的“生活疑问”累积起来，有必要从自身生活世界中的理所当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 参考文献

### 日文

- 朝倉敏夫・林史樹・金香来編 2003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44（2002年ソウルスタイル研究と展示の評価）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 有賀喜左衛門 1969「名子の賦役、その他」『有賀喜左衛門著作集』Ⅷ、未来社
- 伊藤徳也 2012『「生活の芸術」と周作人—中国のデカダンス＝モダニティ』勉誠出版
- 岩本通弥 1993「〈親子心中〉をめぐる象徴的システムの日韓比較（1）—神話的な語りとしての『自殺事件』の民俗学的分析」『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54集，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
- 岩本通弥 2006「親子心中の日韓比較に関する歴史民俗学的研究—民俗文化と近代家族の変容過程」『訪韓学術研究者論文集』6、日韓文化交流基金
- 岩本通弥 2013「解説/解題 グリンデル高層住宅：団地暮らしの映像民族誌的接近」マイケ・ミュラー『グリンデル高層住宅：団地暮らしの映像民族誌的接近』日本語版DVD、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
- 大月敏雄 2014「近居の意義」「近居の広がり」大月敏雄＋住総研編『近居—少子高齢社会の住まい・地域再生にどう活かすか』学芸出版社
- 岸政彦 2014『街の人生』勁草書房
- 江東区 2009『江東区マンション実態調査（概要版）』江東区都市整備部
-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編 2002『2002年ソウルスタイル—李さん一家の素顔の暮らし』千里文化財団、2002年3月21日～7月16日、韓日共同開催の特別展解説書
- 小長谷英代・平山美雪編訳 2012『アメリカ民俗学—歴史と方法的批判的考察』岩田書院
- 小林秀樹 2013『居場所としての住まい—ナワバリ学が解き明かす家族と住まいの深層』新曜社
- 今和次郎 1987『考現学入門』ちくま文庫、筑摩書房
- 佐藤浩司 2002a「生活財調査—ものはなにをかたる」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編『2002年ソウルスタイル—李さん一家の素顔の暮らし』千里文化財団、2002年3月21日～7月16日、韓日共同開催の特別展解説書
- 佐藤浩司 2002b「モノ調べ」佐藤浩司・山下里加（建築・都市ワークショップ＋石黒知子編）『2002年ソウルスタイル

- その後一李さん一家の3200点：普通の生活』INAX出版
- 篠原聡子 2008 『住まいの境界を読む一人・場所・建築のフィールドノート（新版）』彰国社
- 清水昭俊 1998 『親族現象と人類学』丸山茂・橋川俊忠・小馬徹編 『家族のオートノミー』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 商品科学研究所+CDI 1980 『生活財生態学—現代家庭のモノとひと』リプロポート
- 総務省統計局 2014 『平成25年住宅・土地統計調査（速報集計）結果の概要』  
(URL: [http://www.stat.go.jp/data/jyutaku/2013/10\\_2.htm](http://www.stat.go.jp/data/jyutaku/2013/10_2.htm) 2014年8月25日アクセス)
- 田中宣一編 2011 『暮らしの革命—戦後農村の生活改善事業と新生活運動』農山漁村文化協会
- ド・セルトー, ミシェル (Michel de Certeau) 1987 『日常の実践のポイエティック』国文社 (山田登世子訳)
- ノイズ, ドロシー 2011 『伝統のプロセスにおける拘束性と自由』『現代民俗学研究』3号(小長谷英代・平山美雪訳)
- 橋本和也 2011 『観光経験の人類学—みやげものとガイドの「ものがたり」をめぐる』世界思想社
- バウジンガー, ヘルマン/ブラウン, マルクス/シュヴェート, ヘルベルト 1991~3 『新しい移住団地—東ヨーロッパからのドイツ人引揚民等の西ドイツ社会への定着にかんするルートヴィヒ・ウーラント研究所による民俗学・社会学調査(1)~(4)』『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94、96、98、99号
- バウジンガー, ヘルマン 2005 『科学技術世界のなかの民俗文化』文楫堂 (河野真訳)
- フーコー, ミシェル 2013 『ユートピア的身体/ヘテロトピア』水声社 (佐藤嘉幸訳)
- 松本吉彦 2014 『近居の親子関係と暮らしから見た住宅計画』大月敏雄+住総研編 『近居—少子高齢社会の住まい・地域再生にどう活かすか』学芸出版社
- ムニョス, フランセスク 2013 『俗都市化—ありふれた景観とグローバルな場所』昭和堂 (竹中克行・笹野益生訳)
- 森謙二 2014 『墓と葬送のゆくえ』吉川弘文館
- 柳田國男 1970 『一つの歴史科教案』『定本柳田國男集(新装版)』31巻、筑摩書房
- 柳田國男 1990 『民間伝承論』『柳田國男全集』28巻ちくま文庫、筑摩書房
- 柳田國男 1993 『明治大正史世相編(新装版)』講談社学術文庫、講談社
- 山中美由紀 2004 『日本社会と家族介護をめぐる殺人—「死」の文化および家族間との関係性』山中美由紀編 『変貌するアジアの家族—比較・文化・ジェンダー』昭和堂
- レーマン, アルブレヒト 2005 『森のフォークロア—ドイツ人の自然観と森林文化』法政大学出版局 (識名章喜・大淵知直訳)

## 韩文

- 강권용 2008 『국립민속박물관의 지역 생활재 조사의 현황과 과제』『민속학과 무형문화유산의 보존과 전승』국립민속박물관, 2008한국민속학자대회발표집(2008.10.30~31)
- 국립민속박물관 2008 『오목이네 살림살이: 무주군 적상면 북창리 내창마을』  
URL: <http://efw.nfm.go.kr/service/book/salim/69/> (2014년8월25일 확인)  
EBook: <http://efw.nfm.go.kr/ebook/ecatalog.jsp?Dir=15> (同日 확인)
- 국립민속박물관 2010 『울산 달동 유정수 박은경 가족의 살림살이』 도시민속조사보고서06  
URL: <http://efw.nfm.go.kr/service/book/salim/110/> (2014년8월25일 확인)  
EBook: <http://efw.nfm.go.kr/ebook/ecatalog.jsp?Dir=82> (同日 확인)
- 남근우 2013 『민속 개념 재고』 『실천민속학연구』21, 실천민속학회
- 전남일 2014 『왜 아파트 인생이 되었는가?』 『아파트 인생』 서울역사박물관

주영하 2007 「두 가지의 민속학과 의식주 연구 - 한복 · 한식 · 한옥에서 복식 · 음식 · 주거로」 『민속학연구』 20호, 국립민속박물관

## 西文

Baumann, Richard. 2008. "The Philology of the Vernacular."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5, no.1.

Gerndt, Helge. 1997. *Studienskript Volkskunde*. Waxmann.

Kaschuba, Wolfgang. 1989. "Popular Culture and Workers' Culture as Symbolic Orders: Comments on the Debate about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Edited by Lütke, Alf. Translated by Templer W.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hmann, Albrecht. 2010. "Stimmungen und Atmosphären: Ihre Wirkung auf das Erinnern und Erzählen im Kontext einer Bewusstseinsanalyse.

Miller, Daniel ed. 1998 *Material Cultures : Why some things matt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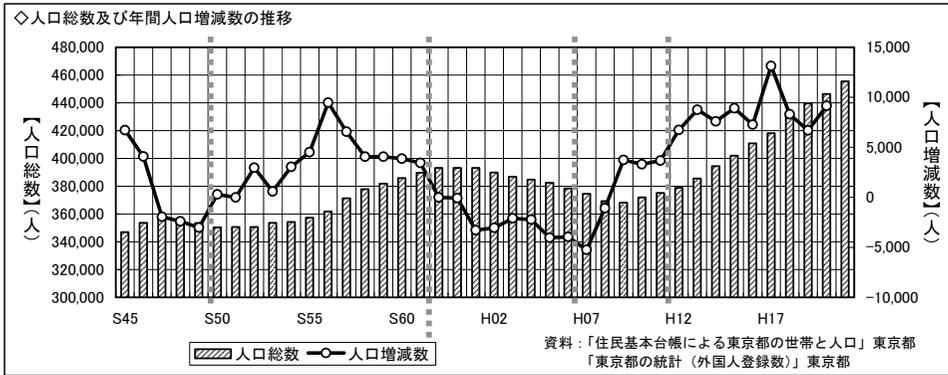
Möller, Maike. 2009. *DIE GRINDELHOCHHÄUSER*. URL : <http://www.grindelfilm.de/index.html> (2014年8月1日确认)

## 注

- 1 小学3年級的乡土学习中使用的社会课的副本《我们的江东区》(江东区教育委员会编)中,1956年出生的我当时使用的1964年版中,江东区是“有很多大工场的城区”。1965年出生的我弟弟使用的1973年版中则改变为“大型住宅区很多的城区”,在大工场迁走以后,从70年代开始日本住宅公团大量修建了住宅楼及东京都经营的住宅楼。虽然这在1973年时作为知识了解了,然而中小规模的民间投资商开发的住宅楼慢慢增加,以至终于超过了独院住宅的比率这一实感我一直没有感知到。
- 2 与平成20年相比,“1、2层建筑”增加了3.2%，“3~5层”增加了1.5%，“6层以上”增加了16.3%，“6层以上”比集体住宅6.5%的整体增加率大大超出。“6层以上”中包括“11层以上”的增加率是22.8%，“15层以上”是47.5%，层数越高，增加率越高。“集体住宅的高层化不断发展的倾向很明显”(总务省统计局2014)。
- 3 总武总线越中岛支线的日本货物铁道公司的小名木川货物站将业务转移到画隅田川站,因此这一地区被再开发了。由大型超市イトーヨーカ堂和119家专卖店街的建筑(第二街区)与健身俱乐部(第一街区)合在一起,总建筑面积达到12万㎡,以此大型商业设施为基轴,在南部的第三街区还有四栋高层住宅组成的楼群(东京 sweet residence),并开设了老人看护保健设施(东京·葵园)。
- 4 根据江东区的实情调查报告,集体住宅的建设分期中(文末资料1),1975年到1986年被区分为“民间投资兴建的集体住宅兴盛期”(江东区2009),然而我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实感。之后海湾地带临海地区的开发不断推进,江东区的人口,现在在将近50万了。另外从图1可以看出,按照日本的行政区划都道府县来区分的建筑方法的比率,东京都显得很突出。
- 5 本文中使用的“平准化”一词,原文是西班牙语,Francesc Munoz根据urbanization + banal而制造出urbanalization(俗都市化)(ムニョス2013)一词,本文在此概念的基础上使用此词,意指变为常见的、寻常的东西。
- 6 原本打算对大正末年以后突然频繁发生的母子自杀现象,从日韩比较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不过,近年来就在日本成为社会问题的“看护杀人(长期照看父母或家人,以至于情绪性冲动地将其杀死)”、“老老杀人(老年配偶长期一方看护另一方,以至于情绪性冲动地被看护者杀死)”,与韩国的类似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在日本“看护杀人”一词在1985年出现(山中2004:36),而在杀死父母绝对是恶事的韩国,与此相对的词语不存在。然而2014年1月发生的人气偶像组合成员的父亲(57岁)杀了祖父(84岁)、祖母(79岁)后自杀的“同伴自杀”事件,引发了这一现象并非与自己无关的他人事的舆论,这一绝对性的规范处于摇晃之中。
- 7 过于看重学问领域的区别并不是好方法。不过,社会学中也有精通生活史(life history)的岸政彦,特别是在其讴歌了“普通人的生活记录”的《街的人生》(岸2014)的开篇引用了柳田《山的人生》中的一句,“比起我们用空想所描写出的世界,被隐藏的现实显得更为深奥复杂”。虽然这是非常好的作品,然而一边说只是“人生的片段集”,一边却当作“普遍的故事”来把握,可以说与民俗学有着微妙的观点差异。与在这里使用的“普通的人生”同样意义上,正如佐藤浩司的作品也被标名为“普通的生活”,本文中使用的“普通的人们”也没有“标准的”或“代表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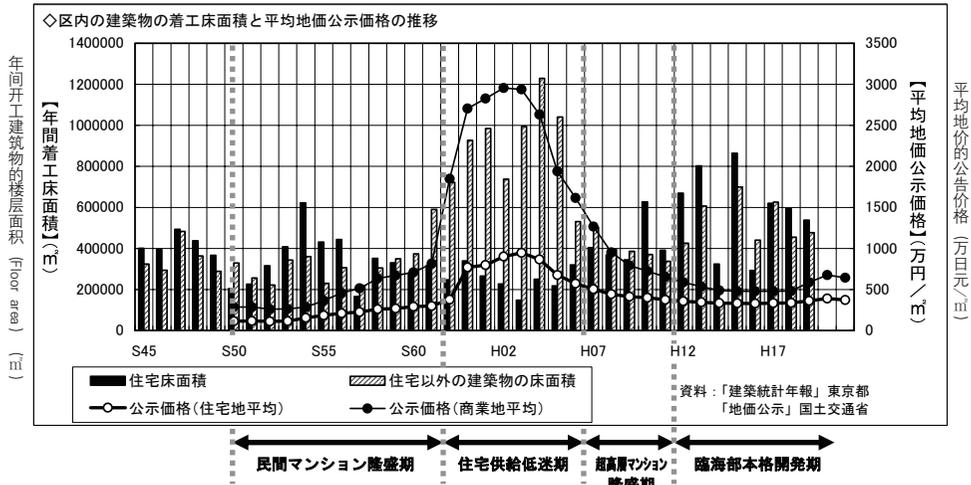
- 8 伊藤德也(2012)通过发现“生活的艺术”的主体的“普通人”，把握了周作人的特性。
- 9 下文中，中国的人名、地名，不采用日语的习惯读法，而是以日韩之间可以相互使用的，当地发音相近的“发音转记”方式进行标示。虽然这样做造成无视四声的问题，但是今后的国际交流中，如果采用日韩方式，从高先生·户先生开始，黄·洪·孔·江等等，发音都成了“コウ”，我认为与这样的容易造成混乱·混同的标示相比，这一方法更好。
- 10 根据南根裕的分析，例如宋锡夏 1938 年在《东亚日报》连载的《从民俗到风俗》等文中，将与民俗看为“过去的残存物”相对，提出“风俗是相当于现代的呼吸的现代的东西”，主张恢复可以令新的风俗再生的“健康的娱乐”，“满足国民的情绪部分”以“提高涵养情操”[남 2013 : 102]。
- 11 Dorothy Noyes 提出，与世代相传的文化相比，“状况”的约束更能带来文化的创造(Noyes 2011 : 8)，本研讨会的课题设定中，也有着对此的再検証。
- 12 紧接着这句话，柳田提出“这一点在将来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将此课题化了(柳田 1993 : 6)
- 13 此后日本从 1980 年开始，パルコの智囊集团成立了《ACROSS》编辑室，1992 年博报堂成立了生活综合研究所，从市场的观点继续进行了“生活定点调查”。
- 14 1975 年的最初的调查向 140 个家庭发放了调查票，在 88 个家庭拍了照片，此外，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杜塞尔多夫 Düsseldorf)各采访调查了 5 个家庭，提取阶层等的平均像是当时的计划。
- 15 佐藤还说，“空间早就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了。住宅并不是作为社会的价值观的反映而制造出来的，而是作为商品购入的东西。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我们不过是借助着物品发挥所谓的“象自己似的”，这是事实。因此，调查的对象并不是空间这样的容器，而是要关注其中的东西。这是为了确认对于他们，同时也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活着的意义”(佐藤 2002a : 104-105)。
- 16 福柯将与并不存在的乌托邦(utopia)相对的，利用权力带来秩序这一现实空间改造得更为理想的人们的实践命名为异托邦(heterotopia)，有关这些议论笔者的文章中也有谈及(岩本 2013)。
- 17 根据从一开始就主持了サルリムサリ调查的国立民俗学博物馆的千镇基馆长的说法，サルリムサリ调查不仅受到大阪民博的首尔生活样式展的影响，也受到米勒(Miller(ed.) 1998)等人的新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很大影响，在这些基础上独自构想出来的(2014 年 5 月 7 日的采访)。
- 18 研讨会的讨论中，日本集体住宅的住户中，近年来中间走廊也被理所当然地设计了。大月提出了为何成为理所当然的疑问。不经过家人聚集的客厅(起居室)，而通过中间走廊直接进入各个房间的建造方法，对家族成员的“日常”也进行了规定。可以认为这与即使是家人也不想麻烦的意识有关。
- 19 在韩国称为“鸳鸯枕被”的夫妇共用一床棉被和一个枕头的习俗，现在作为理所当然的习惯夫妇共用双人枕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在日本虽然调查的数量有限，“夫妇各自入寝”、“异床异室”占半数以上成了一个话题。然而，以 50 岁以上为对象的老人交流网站的调查的国际比较(2004)，夫妇分睡在日本占 40%，韩国也占了 19%(小林 2013 : 18)，可以看出复数的规则并存。事实上，2002 年首尔生活样式的公寓楼中，在客厅的钢琴上面挂着已经变得有点暗褐色的祖父的照片。在电视机的右上方的墙上则挂着以祖母为中心的大大的全家照(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2002 : 35)。钢琴上的照片与其说是遗像，从其上面挂着帽子来看，更可以看作是一个装饰品。与电视机一侧的全家照相比，可以说在这里也存在着生者/死者的空间分隔现象。
- 20 在韩国，对于拘泥于细枝末节，而忽视了真正应该学习的东西或学问的本质的问题，即使今天也还有着很强的警戒倾向。王的论文分析说，阳台上不再使用的东西的多少与主妇的美德有着一定的关系。
- 21 self neglecter, 指成年人丧失从事维持正常生活所必要的行为的意欲、能力，以至于有损于自己的健康、安全。译者注。
- 22 作为有贺喜左卫门的生活论的核心概念的“生活意识”，可以理解为，比如“从外面看可能完全不同的弃儿、童工、卖孩子、溺婴、养子等现象，如果追溯到当事者的生活意识，可以看出有着密切的关系”(有贺 1969 : 347)。笔者认为，由于照看家人过于疲惫而杀死被看护者的现象，平常的“日常”正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土壤。

◇人口总数及年间人口增减数量的推移



資料：「住民基本台帳による東京都の世帯と人口」東京都  
「東京都の統計（外国人登録数）」東京都  
資料：《根据居民登录卡为资料来源的东京都的家庭与人口》东京都  
《东京都的统计（外国人登录数）》东京都

◇江东区建筑物的楼层面积 (Floor area) 与平均地价的公告价格的推移



民間開発商品樓の興盛期 / 住宅供給低迷期 / 超高层商品樓興盛期 / 臨海地帯正式開發期

資料：《建筑统计年報》東京都 《地価公告》国土交通省 S45、1970年、S50、1975年、S55、1980年、S60、1985年、H02、1980年、H07、1985年、H12、2000年、H17、2005年

时代划分	民間開發商品樓的興盛期	住宅供給低迷期	超高层商品樓興盛期	臨海地帯正式開發期
經濟情勢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4年)</li> <li>第二次石油危机 (1979年)</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以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1985年) 为契机的泡沫经济及其崩溃</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经济不景气与经济全球化、产业构造再编的加速</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金融构造改革带来的经济恢复、不动产投资加热·景气激变</li> </ul>
住宅政策动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住房标准、居住环境标准的导入</li> <li>大都市地带的优质住宅供给</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以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为对象的租房供给</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都心居住的促进 (规章制度的缓和)</li> <li>住宅性能标准的导入、已有住宅的抗震性能强化</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分售式商品房的管理、重建对策</li> <li>支撑少子高龄化社会的居住环境政策</li> </ul>
江东区的人口动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由于东京都内部核心家庭的迁入，区内人口增加</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由于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向其他县的迁出，带来人口减少</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年轻的单身户、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的迁入而带来人口增加</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年轻的单身户、核心家庭的迁入而带来的人口增加</li> </ul>
江东区住宅建设的动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民间分售式住宅楼的建设增加</li> <li>以拥有住房为中心的家庭的住宅面积增加</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地价等的急增、急落</li> <li>事务所、店铺等的建设的增加与分售式住宅楼供给的低迷</li> <li>租赁住宅供给的比率增加</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超高层商品楼建设的增加、开发规模的大型化</li> <li>大规模的公营租赁住宅开始重建</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抑制地价的下降</li> <li>以临海地带为中心的超高层商品楼开发正式开始</li> <li>只有一个房间的商品房供给的扩大</li> </ul>

資料：昭和50年 (1975年) 后商品樓建设的轨迹